

抒情诗的呼吸

一九二六年书信

[俄]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俄] 玛·伊·茨维塔耶娃 著

[奥] 莱·马·里尔克

刘文飞 译

抒情诗的呼吸

一九二六年书信

[俄]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俄] 玛·伊·茨维塔耶娃 著

[奥] 莱·马·里尔克

刘文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俄罗斯)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茨维塔耶娃,
(奥)里尔克著;刘文飞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27-4414-5

I. 抒… II. ①帕…②茨…③里… ④刘… III. ①书信集—俄罗斯—现代
②书信集—奥地利—现代 IV. I512.65 I52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512 号

Дыхание лирики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

Rainer Maria Rilke

Russian text of Boris Pasternak's Works copyright © 1960 by Eugeni Pasternak, Natalia
Pasternak, Elena Pasternak, Marina Neigauss and Henrich Neigauss

Translation right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are acquired via FTM Agency, Ltd., Russia, 2006.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抒情诗的呼吸——
一九二六年书信
Дыхание лирики

Б.Л. Пастернак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玛·伊·茨维塔耶娃
莱·马·里尔克 著
刘文飞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傅石球 廖伶俐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图字: 09-2006-876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223,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414-5/I·2489

定价: 37.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834427

12/11 26. Mostad.

Großer, geliebtester Dichter!

Ich weiß nicht, wo dieser Brief
endete und wodurch ^{ich} ich vom
Leben unterschiede, gäbe ich den
Gefühlen der Liebe, Bewunderung
und Erkenntlichkeit die zwei
Jahrzehnte zählen, volle Sprache.

Ich bin Ihnen mit dem Grund
züge des Charakters, mit der Welt
meines Gottesdaseins verpflichtet.
Das sind Ihre Schöpfungspfeiler. Ich
habe Worte für Sie, die Ihnen für
Kernschneidungen hat, die nach-
her als Quellen des Geschehens
betrachtet werden, das von dort
her zu gehen scheint. Die stür-
mische Freude Ihnen einmal
Dichtergeständnisse machen zu
dürfen ist nicht gewöhnlicher
bei mir, als wie ich Sie Ansehens
oder Rücksicht gegenüber fühlte,



帕斯捷尔纳克。摄于1932年。诗人手中所持为里尔克的《新诗集》。



茨维塔耶娃，1925年摄于巴黎，1926年将该照片分赠
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

Elegie für Marina |

O die Verluste ins All, Marina, die Stürzenden
Sterne!
Wir vermehren es nicht, wohin wir uns werfen, zu welch dem
Sternen hinaus! Im Ganzen ist immer schon alles gezählt.
So auch, wer fällt, vermindert die heilige Zahl nicht.
Jeder verzichtende Sturz, stürzt in den Keimling und heilt.
Wäre denn alles ein Spiel, Wechsel des Gleichen, Verschiebung,
nirgends ein Name und Raum irgendwas heimisch Gewirrt?
Wellen, Marina, wir Meer! Tiefen, Marina, wir Himmel!
Erde, Marina, wir Erde, wir tausendmal Frühling, wir Lerosen,
die ein ausbrechendes Lied in die Unsichtbarkeit wirft!
Wir begreifen als Jubel: schon übertrifft es uns völlig.
Plötzlich, unser Gewicht biegt zur Klage den Bogen, abwärts.
Aber auch so: Klage? Wäre sie nicht jüngerer Jubel nach
[unten?]
Auch die unteren Götter wollen gelobt sein, Marina.
So unschuldig sind Götter, sie warten auf Lob wie die Fährten.

里尔克献给茨维塔耶娃的《哀歌》一诗的手稿

原编者序*

此书含有一个具有罕见抒情高度和抒情力量的现象。几桩让人惊讶的、在很多方面具有悲剧意味的事件，在一九二六年初将三位伟大的欧洲诗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位，即莱内·马利亚·里尔克，当时刚满五十岁。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此时住在瑞士一个偏僻的小城堡慕佐，痛苦的疾病迫使他长期在疗养院中疗养。正是在那里，在一个名叫瓦尔蒙的小地方，在一九二六年的五月，他开始了与两位年轻的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相识，而在此之前，两位俄国诗人彼此之间已经结下了友谊，并有过通信联系。

在这个时候，世界诗歌已经步入严重的危机。欧洲的精神生活方式被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所摧毁，于是，任何形式的抒情自我表现的尝试，都会被视为不自然的时代错乱现象。因为，用巴赫金的话来说，“任何抒情诗都是靠相信可能会得到合唱的支持而存在着的”，抒情诗“只能存在于一种温暖的氛围，存在于一种声音上绝对不孤独的……氛围”^①。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的由抒情力

量的衰减所带来的艰难，却使当时身处不同国家的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相互接近起来。在他们的来往书信中，能感觉到诗人们当时所处的精神孤独状态，也能够感觉到他们试图携手“超越街垒”^②、去寻找新的艺术可能性的愿望。

构成此次通信之内涵的通信各方的关系史源远流长，发端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当时，刚刚开始自己艺术之路的年轻的里尔克，非常迷恋俄国和俄罗斯的文化。受到当时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亲俄情绪的影响，里尔克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独特的、“神选的”民族，它刚刚走上宽广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他看来，宗法制的俄国恰与受理性主义和“无神论”的污染、正走向衰落的西方文明截然相对。从这一观点出发，俄国就成了一个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精神繁荣的“年轻”国度。

满怀着许多诱人的期待，里尔克于一八九九年四月第一次来到俄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几位德国朋友：女作家卢·安德雷斯-萨洛美（她当时对年轻的诗人里尔克影响很大）和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卡尔·安德雷斯是一位东方学家。二十五年之后，在与波兰文学家古列维奇的一次交谈中，里尔克这样谈到了他在俄国最初的观感：

在旅馆里稍稍喘了口气，我不顾疲倦，马上进了城。这就是我看到的情景：教堂的身姿高耸在黄昏中，暮色中，许多朝圣者站在教堂两旁，等待开门。这一非同寻常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

* 俄文版《抒情诗的呼吸》的编者康·米·阿扎多夫斯基、叶·弗·帕斯捷尔纳克和叶·鲍·帕斯捷尔纳克。

① 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见巴赫金：《语言创作美学》，莫斯科，1979年，第148—149页。——原编者注

② “超越街垒”是帕斯捷尔纳克一部诗集的名称。

我。我平生第一次产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情，就像是面对故乡的亲切感……^①

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里尔克就去拜访了画家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的教授。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回忆道：

在一个晴好的春日……我的画室里站着一个年轻人，他还非常年轻，头发是浅色的，身体很瘦弱，披着一件暗绿色的奥地利风衣。他手里拿着我的德国朋友写的介绍信，他们请求我在语言和行动上向这位年轻人提供帮助，帮助他认识俄国和俄国的居民。我似乎还记得，我的德国朋友们还请求我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位年轻人介绍给托尔斯泰。^②

这个请求对于列·奥·帕斯捷尔纳克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当时，他恰好在给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画插图，经常和托尔斯泰见面。第二天晚上，里尔克和他的旅伴们就造访了托尔斯泰位于哈莫夫尼基的家。^③

① W·于勒维：《与里尔克的谈话》，1924年11月30日（《诗歌与世界》副刊）。——原编者注

②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的见面》，载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往年纪事》，莫斯科，1975年，第146页。——原编者注

③ 关于里尔克和托尔斯泰的会见可参见康·米·阿扎多夫斯基：《里尔克和托尔斯泰》，载《俄罗斯文学》杂志1969年第1期，第129—151页。——原编者注

在莫斯科的这些最初印象，就已经使里尔克早先那些关于俄国的理解变得更加具体、深刻了。

“在他那诗人的想象中，俄国成了一个充满预言性梦境的国度，一个带有宗法制准则的国度，与工业化的西方构成了对比，”里尔克的俄国友人、女作家索菲娅·希尔这样说道。^①

诗人觉得，他在俄国获得了他此前在西方一直紧张地苦苦寻觅的一切。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童话般的国度，这里居住着一个“兄弟般和睦的”民族，一个“艺术家的”民族。

“很难说明，这个国家拥有多少创新精神，拥有多么光明的未来。”^②里尔克在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九日从彼得堡发给德国诗人扎卢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正是在俄国，里尔克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并最终明确了自己的使命。

“我的艺术变得更有力、更丰富了，朝向整整一片无垠的领域，我领着一支长长的驼队返回祖国，驼背上的货物泛着淡淡的光芒。”^③里尔克在一封信中这样总结了他对俄国的初步认识。

访问了莫斯科和彼得堡之后，里尔克回到德国，一头扎进了对俄语和俄国文化的研究。他阅读俄国经典作品的原著，并将契诃夫的《海鸥》和一些俄国诗人（如康·福法诺夫、斯·德罗仁）的诗作翻

① 希尔关于里尔克的回忆录现藏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科研图书馆手稿部（希尔，第1004号）。——原编者注

② 里尔克：《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早期书信与日记》，莱布尼茨，1931年，第12页。——原编者注

③ 里尔克1899年5月28日、6月9日致E·M·沃罗尼娜，见《牛津斯拉夫研究》，1960年第9卷，第156页。——原编者注

译成了德语。

里尔克在一九〇〇年二月五日给列·奥·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想告诉您，就像我曾对您说的，俄国对于我来说成了一件重要的事件，胜过一件偶然的事件。从去年八月起，我几乎完全沉浸于对俄国艺术、俄国历史和文化的研习，我还一定要补充一点，即对你们无与伦比的美妙语言的研习；我虽然还无法用俄语说话，但是已经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你们那些伟大诗人(多么的伟大!)的原著了。当别人说起俄语，我也大部分都能听懂。阅读莱蒙托夫诗作或托尔斯泰散文的原著，是一种怎样的享受啊！^①

一九〇〇年五月九日，里尔克和卢·安德雷斯-萨洛美又一次来到莫斯科，并立即投身到莫斯科五彩缤纷的生活之中：结识新友，看戏，参观博物馆、画廊和修道院。

五月三十日(旧历)，他们开始了在俄国的长途旅行，他们此行最近的一个目标，就是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亚·波利亚纳。他们在车站与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偶然相遇，画家正带着全家乘坐同一列火车前往奥德萨，其中就有画家的儿子鲍里斯。三十年之后，在自己那部献给里尔克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鲍里斯·帕斯捷尔

^①《里尔克与俄国：书信、回忆和诗歌》，康斯坦丁·阿萨多维斯基编，柏林，魏玛，1986年，第113页。——原编者注

纳克描写了这次精彩的相遇：

一九〇〇年夏天的一个炎热的早晨，一班特快列车就要从库尔斯克车站出发了。在列车开动之前，只见窗外走来一个披着黑色奥地利蒂罗尔式斗篷的人，一个高个子女人与他同行。……他俩和我父亲交谈起来，谈的是三个人都同样感到亲切的话题，但那位妇人不时和我母亲说上几句俄语，而那位陌生的男人却一直说着德语。我虽然熟练地掌握了德语，可是他说的那种德语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途中，快到图拉的时候，这一男一女又来到我们的包厢。……然后，他俩告辞回了自己的车厢……人的面孔和发生的事情有时会被淡忘，甚至可以设想，会被永久地淡忘。^①

这件事情却没有被淡忘。相反，它永久地留在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记忆中，成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事件之一：这是他与那位德语诗人唯一的一次相遇，很多年之后，那位德语诗人成了他的崇拜对象，成了难以企及的艺术完美的榜样。

里尔克与卢·安德雷斯-萨洛美的俄国之旅持续了两个半月，他们的最后一站是彼得堡^②。

诗人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回到祖国，准备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

①《鲍·帕斯捷尔纳克五卷集》，莫斯科，1990—1992年，第4卷，第149、150页。——原编者注

②关于里尔克的俄国之行，详见阿扎多夫斯基、切尔特科夫：《里尔克与俄罗斯人的相会》，载《里尔克、沃尔普斯韦德、罗丹：书信与诗》，莫斯科，1971年，第357—385页。——原编者注

俄国和俄国文化的研究事业。的确，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里尔克以非凡的热情继续学习俄语，阅读与俄国历史相关的书籍，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以及《伊戈尔远征记》，写作介绍俄国艺术的文章，千方百计地在德国宣传俄国艺术（尤其是“艺术世界”团体的画家）。里尔克的俄国印象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也有着深刻的体现（如《祈祷书》、《亲爱的上帝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剧作和诗作）。

一九〇二年初，里尔克陷入了极其窘困的处境。与女雕塑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结婚（一九〇一年）、女儿的出生、营造自己的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去不断地挣钱。

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尔克产生了移居俄国、在俄国长期生活的念头。里尔克试图在某家期刊中谋得一个记者的位置，他向《新时报》的主办者、以艺术资助者著称的阿·谢·苏沃林提出了请求。在一九〇二年三月五日给苏沃林的信中，里尔克顺便写道：

我的妻子不了解俄国；但是我对她谈了许多有关贵国的情况，因此，她随时准备离开她也开始感到陌生的祖国，与我一起迁居到贵国——迁居到我精神上的祖国。如果我们能够在那里安排好生活，那该有多好啊！我想这是有可能的，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爱贵国，爱她的人民，爱她的苦难和她的伟大，而爱，就是神的力量和神的盟友。^①

苏沃林没有回复这位他不认识的德语文学家的来信。不过，里

①《里尔克与俄国》，第341页。——原编者注

尔克本人也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移居俄国的计划。一九〇二年八月底，打算写一部关于罗丹的书的里尔克，决定前往巴黎长住，于是他一生中的“俄国时期”也就戛然而止了。但是，诗人却把自己与俄国的内在联系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在他与朋友们的通信和交谈中，那充满怀旧情绪的俄国主题不断出现。他经常观看来自俄国的各种演出和展览。在漂泊西欧期间，里尔克经常会见俄国人——俄国的画家、作家和演员们（其中就有高尔基、布宁、别努阿等）。

这些年间，里尔克与列·奥·帕斯捷尔纳克见过两次面，在两次见面之间，他们还经常通信、互寄书籍。（里尔克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六年间的十封来信和一九二六年的一封来信被保存了下来^①。）他们两人通信的主题是一成不变的：俄罗斯——“童话之国”，俄国的语言、文学和艺术。回忆起自己一九〇四年在罗马与里尔克和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的会面，画家列·奥·帕斯捷尔纳克这样写道：

与他热烈交谈的时光是难以忘怀的。这一次，除了艺术之外，我们的谈话主题就是他所崇敬的俄罗斯，以及他深有研究的俄罗斯文学。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谈到古代俄国诗歌的特性和优美时，他表现出了渊博的学识和极大的热情，他所谈的主要是《伊戈尔远征记》，他从原文阅读了这部作品……^②

① 里尔克与列·奥·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全都发表在德文版的《里尔克与俄国》一书中。——原编者注

②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的会见》，第150页。——原编者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到八月之间，里尔克再次生活在巴黎。带着与二十五年前的热情，里尔克对俄国的一切东西都很感兴趣^①，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恢复了与那些老朋友的关系。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里尔克深深地意识到，他与俄国的精神联系是多么的紧密，他甚至“打算写一写自己的两次俄国之旅”^②。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西欧大规模地庆祝里尔克诞生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时，这位德语诗人的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公开体现出了隐士艺术家的浪漫主义理想，置身在中世纪的古堡里以躲避那些世界性的事件（革命和战争，贫穷和崩溃），里尔克因此被视为诗歌之活生生的化身。（关于这一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在他们写给里尔克的最初几封信里就已经谈到了。）在里尔克身上，在他的个性和作品中，人们看到了抗拒其所处时代的“缺乏精神性”的可能性，于是那些对当代世界的道德状况深感不满的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都爱好里尔克的作品。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样强调说：

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定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

① “在我逗留巴黎的那几个月里，里尔克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我送给他的谢德林小说《戈洛夫略夫一家》的法文版。与此同时，他还读了几部伊万·布宁的作品，他自己也认识布宁。”法国作家贝茨这样写道。（莫·贝茨：《活的里尔克》，巴黎，1937年，第152页）在布宁的作品中，里尔克熟知中篇《米佳的爱情》。（见尼·萨帕罗夫：《里尔克论布宁的中篇〈米佳的爱情〉》，载《文学问题》，1966年第9期，第247—249页）——原编者注

② 莫·贝茨：《活的里尔克》，巴黎，1937年，第148页。——原编者注

战争，杀戮，搏斗中被刺穿的肉，——还有里尔克。

由于里尔克，我们的时代将被释放给大地。

就倒逆性而言，亦即就必要性而言，亦即就对于我们时代的解毒剂而言，里尔克只可能诞生在我们的时代。

这便是他的现代性。^①

茨维塔耶娃在给里尔克的第一封信的开头，也说了同样的话（“您的名字无法与当代押韵……”）。

在里尔克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收到的无数贺信中，就有列·奥·帕斯捷尔纳克从柏林寄来的一封充满热情的信。对于老朋友的祝贺，诗人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回信作答，这封回信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很快就成了里尔克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展开通信的原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都是莫斯科人，他俩是同龄人，都出身于教授家庭。他们的父辈都由外省来到莫斯科，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赢得了社会地位。他俩的母亲都是富有天赋的钢琴家，都是安东·鲁宾斯坦的学生。在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少年时代的印象中，也可以找到某些相同之处。茨维塔耶娃一家经常旅行德国（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间），与此构成对应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一家也曾前往柏林（一九〇六年），年轻

^①《玛·茨维塔耶娃七卷集》，莫斯科，1994—1995年，第5卷，第341—342页。——原编者注